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Classici et Commentarii

HERMES

古典学丛编

刘小枫 ● 主编



[苏] 卢里叶 Solomón Yakovlevich Luré ● 著

论希罗多德

On Herodotus

王以铸 ● 译

华夏出版社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Classici et Commentarii

HERMES

古典学丛编

刘小枫 ● 主编



论希罗多德

On Herodotus

[苏] 卢里叶 Solomón Yakovlevich Luré | 著

王以铸 | 译

华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论希罗多德/(苏)罗门·雅科夫列维奇·卢里叶著;王以铸译. —北京:华夏出版社, 2019. 6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ISBN 978-7-5080-9654-4

I. ①论… II. ①罗… ②王… III. ①希罗多德(约前484-前425)—人物研究 IV. ①K835.455.8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007465号

论希罗多德

作 者 [苏]罗门·雅科夫列维奇·卢里叶

责任编辑 马涛红

责任印制 刘 洋

出版发行 华夏出版社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少明印务有限公司

装 订 三河市少明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9年6月北京第1版
2019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 本 880×1230 1/32

印 张 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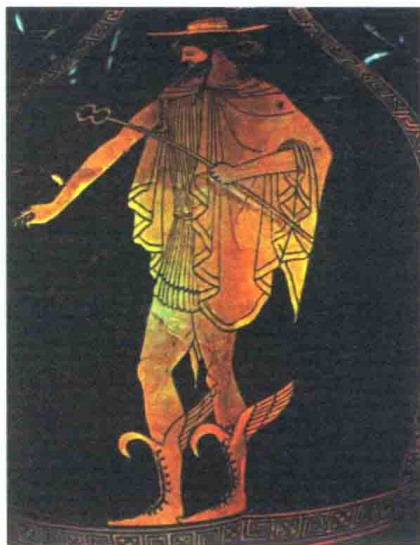
字 数 125千字

定 价 49.00元

华夏出版社 地址: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邮编:100028

网址:www.hxph.com.cn 电话:(010)64663331(转)

若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我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HERMES

在古希腊神话中，赫耳墨斯是宙斯和迈亚的儿子，奥林波斯神们的信使，道路与边界之神，睡眠与梦想之神，亡灵的引导者，演说者、商人、小偷、旅者和牧人的保护神……

古典教育基金·“传德”资助项目

“古典学丛编” 出版说明

近百年来，我国学界先后引进了西方现代文教的几乎所有各类学科——之所以说“几乎”，因为我们迄今尚未引进西方现代文教中的古典学。原因似乎不难理解：我们需要引进的是自己没有的东西——我国文教传统源远流长、一以贯之，并无“古典学问”与“现代学问”之分，其历史延续性和完整性，西方文教传统实难比拟。然而，清末废除科举制施行新学之后，我国文教传统被迫面临“古典学问”与“现代学问”的切割，从而有了现代意义上的“古今之争”。既然西方的现代性已然成了我们自己的现代性，如何对待已然变成“古典”的传统文教经典同样成了我们的问题。在这一历史背景下，我们实有必要深入认识在西方现代文教制度中已有近三百年历史的古典学这一与哲学、文学、史学并立的一级学科。

认识西方的古典学为的是应对我们自己所面临的现代文教问题，即能否化解、如何化解西方现代文明的挑战。西方的古典学乃现代文教制度的产物，带有难以抹去的现代学问品质。如果我们要建设自己的古典学，就不可唯西方的古典学传统是从，而是应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古典学：恢复古传文教经典在百年前尚且一以贯之地具有的现实教化作用。深入了解西方古典学的来龙去

脉及其内在问题，有助于懂得前车之鉴：古典学为何自娱于“钻故纸堆”，与现代问题了不相干。认识西方古典学的成败得失，有助于我们体会到，成为一个真正的学人的必经之途，仍然是研习古传经典，中国的古典学理应是已经现代化了的文教制度的基础——学习古传经典将带给我们的是通透的生活感觉、审慎的政治观念、高贵的伦理态度，永远有当下意义。

本丛编旨在译介西方古典学的基本文献，凡学科建设、古典学史发微乃至具体的古典研究成果，一概统而编之。

古典文明研究工作坊

西方典籍编译部乙组

2011年元月

出版说明

2014年元旦节期间，我有幸随业师刘小枫教授及华夏出版社编辑等一同去北京广渠门一隅探望王以铸老先生。一进门我就怔住了：译著等身的老先生住的竟是毛坯房！屋里到处是书，码得很有条理，简简单单的家具，旧双人沙发一头有一盏特别亮的落地台灯……已九十高龄的老先生从里屋走出，一一跟我们打招呼。老人略显清瘦，双目放光，谈吐清晰，思维敏捷。老人的大女儿告知我们，老先生如今依然笔耕不辍，一如既往每晚工作到凌晨两三点，潜心于他一生挚爱的古典译介之业。

王老翻译的希罗多德《历史》广为读者熟知，但读者不知道，当初他还翻译了牛津版英译本的注释，篇幅不少，出版社嫌累赘，都删掉了。该译本在1959年初版时，附有王老译的卢里叶《论希罗多德》，1980年代初重印时，这篇附录也删掉了。刘小枫老师珍惜王老译作，因此希望重印；何况，卢里叶的《论希罗多德》迄今仍是译成中文的唯一的希罗多德专论。王老慨然惠允。

怀着一心崇敬，我在春节假期校勘完了半个多世纪前出版的这部《论希罗多德》。现将校勘情况说明如下：

- 一、原译文语句精审，校勘过程中，尽量保留原译文风貌。
- 二、关于书名。

1. 将《历史》改译为《原史》。希罗多德原书名 *Ἱστορίαι* 有“探索到的知识、科学的观察、对打听到的情况的叙述”等义，校勘时改译为《原史》，因“原”有“探究”之义，以期更贴近作者原意。将文中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改译为《伯罗奔半岛战争志》，诸如此类。

2. 文中所涉专著的书名，原译文没有用书名号标记，而是或用双引号或没有任何标识。在确定的书名上，以及据文意应是书名的地方，校勘时都加书名号。

三、关于文中的人名、地名等专有名词。

1. 大部分人名、地名等专有名词首次出现，校勘时在该专有名词后加注通行英文名，并且人名中译用楷体标示。如，萨拉米斯 (Salamis)、希罗多德 (Herodotus) 等。

2. 原译文所译专有名词，紧贴希腊文发音，虽个别译法与现有通行译法不同，校勘时亦保留，与现有译法区别较大且大家较为熟悉的，校勘时注出现有译名。比如，波斯王 Xerxes，现多译“薛西斯”，校勘时保留切音的“克谢尔克谢斯”译法，但在英文名后注出流行译法。例：克谢尔克谢斯 (Xerxes，一译“薛西斯”)；欧波亚 (Euboea，一译“优卑亚”)。

3. 希腊人重名较多，如阿里斯托芬有谐剧诗人阿里斯托芬，又有亚历山大里亚的阿里斯托芬，由于拼法相同，校勘时只在第一次出现时加注英文名。

4. 英文名写法有时与希腊名写法区别较大的，比如 *Τυρσηνοῖς*，拉丁化对应写法为 Tyrsenous，英文名则为 Tyrrhenus，校勘时遵从原译紧贴希腊文的译法，只在选字上对原译名有所改动，故定为

“图勒赛诺斯”，而非原译名“提勒赛诺司”。又如，原译名“铁米司托克列斯”校勘时改为“忒米斯托克勒斯”。

5. 本书译自俄文，一些古今人名、地名的英文名难以确定，对于这种情况，校勘时不加注英文名。

四、关于格式。

1. 原译文中强调的词或句下加有着重号，校勘时统一去掉着重号，改用楷体，相当于西文书中的斜体。

2. 译者在正文中添加的夹注，校勘时标明“译按”；译者在正文下方添加的注释，校勘时标明“译注”。

3. 正文中出现的希腊语词，校勘时在该词后注出中文语义并施加方括号。原译文希腊语词有不同译法的，校勘时尽量统一，如ὕβρις原译文有“自高自大”“高傲”等译法，统改为“肆心”。个别在某一章节反复出现的希腊语词及其变形，如λόγος及其主格复数形式 λόγοι，校勘时只在第一次出现时注中文语义。

4. 原译文正文用罗马数字注明的卷数，校勘时均改用汉字标注；原译文个别地方卷、节数标注有误，校勘时对照《原史》原文做了修改。

5. 原译文中的引文，达到三行或三行以上的，校勘时改为独立引文格式。

6. 原译文注释中涉及的文献，为全西文的，校勘时译出书名，原书名放于中文书名后的括号内；原译文中已将文献的作者和书名译成中文的，因查找不便，校勘时原样保留，不再补充原书名信息。

五、“年代记”与“编年史”。

原译文中既出现“年代记”，又有“编年史”。“底比斯年代记”和“底比斯编年史”因确定为同一部作品，校勘时，将书名统一为“忒拜年代记”。其他地方的“年代记”或“编年史”，校勘时保留原样，未轻易统一。

半个多世纪前，王老用业余时间翻译该书时，风华正茂；时光荏苒，世纪更替，先生始终不减译介热忱，令人感铭至深！值此校勘再版之际，衷心祝愿老先生健康长寿！校勘中不当之处，亦恳请读者不吝批评指正。

李向利

2014年2月

目 录

| | |
|-----------------|-----|
| 出版说明 | 1 |
| 引 言 | 1 |
| 希罗多德的生平 | 4 |
| 希罗多德的世界观 | 38 |
| 希罗多德的史料 | 128 |
| 希罗多德著作的历史 | 159 |
| 希罗多德的艺术手法 | 170 |
| 史家希罗多德 | 181 |
| 参考文献 | 203 |

引 言

公元前5世纪初的希波战争，是人类历史上最光辉的篇章之一，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任何一个有教养的人对于这次战争都会有所了解。虽然并不是所有在少年时代读过关于阿里斯提德斯（Aristides）和忒米斯托克勒斯（Themistocles）的故事的人都记得这些活动家的传记，不过，每一个读者一定还多多少少记得希腊历史上这一动人心弦的时代著名的全幅图景。这幅图景大致是这样。

在东方专制君主的统率下，受皮鞭驱使的东方外方人大军，向贫小但爱好自由的希腊攻来。希腊的灭亡或受奴役看来无可避免。然而，奇迹发生了：由于万众一心和高度发达的文化，希腊人竟得以击溃数十倍于他们的波斯大军，阻止了强国波斯的势力进一步向西方扩展。当然，完成这一伟大功勋的前提，只能是希腊人内部不同集团之间亲密无间的团结，以及希腊领袖们对于希腊事业的无限忠诚。

希罗多德（Herodotus）几乎是希波战争同时代的人，在他的著作里，我们吃惊地看到许多和上述前提相矛盾之处。在希腊人与波斯人之间爆发战争的八年前，雅典的使节（当时统治雅典的是伟大的立法者克莱斯忒涅 [Cleisthenes]，他属于雅典最显贵的阿尔克美奥尼戴 [Alcmaeonidae] 家族）在没有受到波斯方面任

何逼迫的情况下，便把“土和水”送给了后者，这样便等于承认了波斯对雅典的主权。马拉松战役时，阿尔克美奥尼戴家族曾受到责难，被指责同情入侵阿提卡的波斯人。著名的忒米斯托克勒斯在萨拉米斯（Salamis）战役胜利后（这一胜利主要归功于他的天才），立刻开始执行旨在与波斯接近并和斯巴达决裂的政策。稍后，他逃到波斯人那里，直到死都效忠于波斯国王，担任玛格涅西亚（Magnesia）的统治者。

在普拉泰亚（Plataea）取得著名的决定性胜利的斯巴达将军泡萨尼阿斯（Pausanias），曾私通波斯，甚至在波斯国王治下短期统治过小亚细亚的科罗奈，最终以私自勾结波斯国王的罪名被处死。

后来最伟大的雅典人伯利克勒斯（Pericles），也和其上述先驱一样，力图“与雅典血肉相连的”斯巴达决裂，并在公元前448至前447年间同波斯人缔结了所谓的“卡利阿斯和约”。根据这一和约，正如今天学术界公认的，波斯拥有了对小亚细亚的希腊诸城邦的主权。

希腊各城邦的领袖们这么快就忘记了希波战争的教训，不但不团结一致力图共同对付外方人，反而在希腊各城邦之间煽起争斗，并竞相企图与波斯接近，这种情况应如何解释呢？

生活在希波战争六百年后的史家普鲁塔克（Plutarch）认为，应当在这些人过分的虚荣心中寻求解释。在他看来，只要这些人能巩固自己的势力，纵使卖国亦在所不惜。我们暂且假定所有这些伟大的希腊人都是卖国贼，那么又如何解释下述情况呢？即根据希罗多德的记载，希腊的一些大城邦——比如，帖撒利亚（Thessaly）、波伊俄提阿（Boeotia）和阿尔戈斯（Argus）——在

波斯人进攻时竟同情波斯人，一时站在波斯人一方作战，而在抗击波斯人的城邦中，人们的意见同样不一致：

那些拒绝献纳土和水的人们却十分害怕，因为希腊并无足够的、可以抗击侵略军的船只，而且他们当中大部分人都 不想作战，而是急于想站到美狄亚人那方去。（希罗多德，《原史》，卷七，138）

然而，我们不能认为希腊本土人全部是“卖国贼”！而且，如果这个民族最杰出的领袖都是叛徒，又怎么能够打胜仗呢？

使我们更觉得奇怪的是，我们在普鲁塔克的著作里，可以看到希腊人紧密团结一致和共同憎恨强暴的外方人的图景。普鲁塔克离希波战争年代久远，就像我们今天（译按：本文发表于1947年）离塔美尔兰战争一样遥远。至于希罗多德——他在希波战争结束几十年后便进行著述，并且还可能和这场战争的许多参加者有过交谈——则和忒米斯托克勒斯、泡萨尼阿斯或伯利克勒斯一样，同样是一个“背叛希腊事业的人”。德国学者霍瓦尔德（Howald）认为，产生这一情况的理由是，希罗多德是“商人文化”（Kaufmannskultur）的代表，这种文化的唯一原则就是“唯利是图”。读者哪怕稍稍接触一下希罗多德这部艺术性极高而又具有深厚人道主义精神的著作，就未必会毫无异议地接受这种看法。

希罗多德把关于希波战争的最可靠的叙述留给我们，同时又把最早的一部历史著作留给我们，理解和介绍他的观点，是我这篇论文的主要目的。

希罗多德的生平

在希腊，人们对希腊大人物——特别是对希腊作家——生平的兴趣，较晚时期才产生，主要是在亚历山大里亚时期。在这个时期之前，没有人对那些伟大的史家们的生平感兴趣。^① 当亚历山大里亚的海尔米波斯在其《生平》(βίαι) 中决定给这些史家作传时，他不得不或是从后来的、非常不可靠的奇谈逸事中汲取材料，或是从这些作家本身——特别是希罗多德——的著作中汲取材料。客观地说，凡是能够从希罗多德著作中汲取到的东西，他都汲取了出来。然而却收获寥寥。希罗多德遵循的是古典史学的原则，根据这一原则，作者只有在如下情况下才用自己的名义讲话，即他要证实其某一个报道，或是要对某一报道的可靠性发表意见。^② 因此，古典的传记作家不得不只能使用拼凑材料和任意组织的办法。

但是，并非总是难于辨识哪一部分是传记作者自己的拼凑，哪一部分取自史料。我们没有任何根据责怪古典传记作家，说他

① 参见米申柯，《希罗多德》，卷一，引言，莫斯科，1888，页 XXX-VII。

② 参见 Jacoby，“希罗多德”条，见 Pauly-Wisswa, *Realenzyklopädie*, 2, Suppl. -Band, 第 216 栏。

们不诚实。如果他们报道的专名和事实无论如何也不能说是历史著作本身得出的，那么我们就有理由认为这些报道来自其他史料。要知道，这些传记作家手头拥有现在已经失传的公元前5至前4世纪史家的著作，以及今天已经荡然无存的铭文。

流传下来的两个古典希罗多德传记，就是亚历山大里亚人曾经掌握的全部材料的简短摘要。

这两个传记，一个保存在哈利卡尔那索斯的狄俄尼修斯（Dionysius of Halicarnassus）的著作里：^①

哈利卡尔那索斯人希罗多德在波斯战争之前不久降生，一直活到伯罗奔半岛战争之时。他的著作内容广泛而出色。他并非旨在写某一个城邦或部落的历史；他想在一部著作里记述欧罗巴和亚细亚生活中各种各样的事件……

在《苏达辞书》（*Souda*）里（*Ἡρόδοτος* 词条），我们可以看到较多的一些材料：

希罗多德是吕克瑟斯（Lyxes）和德律欧（Dryo）的儿子，他出身名门，是哈利卡尔那索斯人，其兄弟名叫忒俄多罗斯（Theodorus）。由于从阿尔忒米西娅（Artemisia）起第三位哈利卡尔那索斯僭主吕戈达米斯（Lygdamis）的缘故，希

^① Dinsy, Halic. 《论修昔底德的风格》（*Περὶ τοῦ Θουκυδίδου χαρακτήρος*），5, p. 720。